

长篇小说

# 龍脉



赌。赌场。大赌局。

四周一片寂静。原本喧闹非凡的盛京赌场此时静得有些可怕，众人连呼吸声几乎都要停止了，所有人的目光都盯在了按住赌桌那只手上。只因为，这只手下面的两张牌将决定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天大的赌注：享名京城的金府慧苑和半枚残缺龙牌。

新华出

长篇小说

# 龙脉



赌。赌场。大赌局。

四周一片寂静。原本喧闹非凡的盛京赌场此时静得有些可怕，众人连呼吸声几乎都要停止了，所有人的目光都盯在了按在赌桌的那只手上。只因为，这手下面的两张牌将决定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天大的赌注：享誉京城的金府财苑和半枚残缺龙牌。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龙脉 / 张丽著.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2.1

ISBN 978-7-5011-9779-8

I. ①龙…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23659 号

## 龙脉

---

作 者: 张丽

责任编辑: 孟通 刘燕玲

装帧设计: 知行兆远

出版发行: 新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石景山京原路 8 号

网 址: <http://www.xinhuapub.com>

邮 编: 100040

经 销: 新华书店

照 排: 北京兰卡绘世图文制作公司

印 刷: 北京竹曦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mm × 230mm 1/16

印 张: 17.75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1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2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11-9779-8

定 价: 29.80 元

---

团购热线: 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 010-63072012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010-63073969

## 目 录

---

|       |            |     |
|-------|------------|-----|
| 第一章   | 惊天豪赌 ..... | 4   |
| 第二章   | 决胜赌局 ..... | 15  |
| 第三章   | 金府主人 ..... | 24  |
| 第四章   | 夺命奇病 ..... | 37  |
| 第五章   | 新仇旧恨 ..... | 48  |
| 第六章   | 冤家路窄 ..... | 58  |
| 第七章   | 姥姥现身 ..... | 71  |
| 第八章   | 兰亭集序 ..... | 82  |
| 第九章   | 请君入瓮 ..... | 94  |
| 第十章   | 飞来横祸 ..... | 105 |
| 第十一章  | 慧苑被毁 ..... | 116 |
| 第十二章  | 他乡故知 ..... | 127 |
| 第十三章  | 春风得意 ..... | 138 |
| 第十四章  | 津城偶遇 ..... | 148 |
| 第十五章  | 居心叵测 ..... | 159 |
| 第十六章  | 牌楼高起 ..... | 169 |
| 第十七章  | 公子佳人 ..... | 179 |
| 第十八章  | 沈家九娘 ..... | 190 |
| 第十九章  | 登堂入室 ..... | 202 |
| 第二十章  | 祸起萧墙 ..... | 214 |
| 第二十一章 | 狼子野心 ..... | 225 |
| 第二十二章 | 明争暗斗 ..... | 236 |
| 第二十三章 | 愿赌服输 ..... | 245 |
| 第二十四章 | 鹿死谁手 ..... | 256 |
| 第二十五章 | 最后结局 ..... | 270 |
| 后 记   | .....      | 282 |

# 第一章 惊天豪赌

## 1

赌。

赌场。

大赌局。

四周一片寂静。原本喧闹非凡的盛京赌场此时静得有些可怕，众人连呼吸声几乎都要停止了，所有人的目光都盯在了按在赌桌那只手上。只因为，这只手下面的两张牌将决定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天大的赌注：享名京城的金府慧苑和半枚残缺龙牌。

慧苑是金府中最为年代悠久而又精美绝伦的建筑。据说它的设计建造者是皇宫的御用工匠样式雷家的第一代祖师雷振霆。为了修建一座留传后世的名苑，雷振霆花费了整整半年的时间才设计出图纸，又前前后后经历了三年的时间建成了慧苑。慧苑一出，空前绝后，雷振霆因此而名扬天下。

慧苑的一砖一瓦皆取自苏北相城湖底的千年沉泥添加糯米汤水精制而成，坚固无比且冬暖夏凉。慧苑的一柱一梁则来自中原巴蜀之地的岷山，历经百年后依然透着淡淡的原木清香。更不必说那雕栏玉砌的装饰了，件件都是雷振霆亲手雕刻而成。寓意祥瑞，结构巧妙，雕工精美。最令人称奇的是慧苑的金墙，整面墙层层砖瓦中间嵌满了一枚枚的金币。当年修建慧苑时，样式雷特意打造了十几串的金币，整天提着这些金币在工地上。哪位工匠的活计干得好就把金币嵌在墙里面，工程结束后工匠们能得到相同于这些金币

的赏钱。外行人以为这是样式雷出的高招激励工匠们好好干活，其实是他刻意安排的。样式雷在设计慧苑勘探金府的风水后，发现金府是块风水宝地，五行占全。尤其是金府老王爷命理中遇水则旺，而五行中金生水，金府要兴旺千秋万代，就要多金，所以样式雷想出了这个办法。把慧苑的北墙建成了一面金墙，既补全了风水上的不足，又增添了慧苑的非凡价值。

因此，整座金府都是以慧苑为中心而前后左右扩建的。慧苑本不叫慧苑，只因金府当年生了唯一的一个小格格，老王爷老年得女，高兴至极，给小格格取名为慧仪，就把这座府中最珍贵最重要的房屋取名为慧苑，专门留给了小格格。

慧苑是如此的来历不凡，不知道令多少达官贵人、布衣百姓所向往。若有人能有缘到金府慧苑中身临其境地看上一眼，摸一摸传说中的金墙，就已是天大的幸事了。谁会想到今天它竟然被当成了赌注放到了赌桌上，而它赌的却是半枚名不见经传的龙牌，确切地说是半枚残缺的龙牌。如此悬殊的赌注别说是闻所未闻，就是今天在场的各位都不敢相信。可眼前的一切明明是真的，而且输赢马上就见分晓了，所有的答案就在那只扣在赌桌的手下的宝盒里。

## 2

手的主人正是今天赌局中的一大主角，也就是金府慧苑的主人金崇明，他还还有一个显赫的身份，就是琉璃厂中最大古玩店——崇明斋的老板。赌局的另一主角也非等闲之辈，他是硕宝轩的主人毕仇金，同样也是京城里赫赫有名的古玩店的老板。

这二位说起来都是琉璃厂中呼风唤雨的人物，金崇明的家世渊源，又是皇家族亲。毕仇金虽然是初来京城，可锋芒毕露，颇有与金崇明一争高低之势。同行是冤家，这话放之四海皆有道理。毕仇金早就把金崇明当成了对手，他要把崇明斋变为己有，要把金崇明这京城第一公子的名号给改了。就像眼前的这场赌局一样，让金崇明败得一塌涂地。

毕仇金洋洋得意地坐在那里，吐着烟圈儿，看着对面的金崇明。从第一

# 龙脉

局开始，毕仇金已经连赢了八场，今天的运气简直是好到家了，发到手的都是好牌。金崇明却是孔夫子搬家——全是书（输），一张张的银票往外掏，一会儿的工夫两万两的银子就到了毕仇金的手里了。陪同他一起来的张东生虽说也是来过几次赌场的，可也没见过这场景，紧张得汗水湿透了衣襟。他就在金崇明的旁边，看着金崇明稳如泰山地坐在那里，一把一把地赌，一张张银票地输，他不知道今天金崇明是怎么啦，到底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其实金崇明的心里早已是七上八下的忐忑不安，他倒不是心疼那些银子，只是这赌局关系到额娘的生死，他必须坚持到底。带来的银票全都到了毕仇金的手里，毕仇金得意地拿着银票在手上拍打出声响：“日升昌的票子，货真价实，四海通兑。金公子真是名不虚传，出手不凡啊。”

豪情壮志的毕仇金是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位京城第一公子会主动找到自己，而且是在赌场里，在赌桌上。从毕仇金记事起，他得到的第一个玩意儿就是色子，此时他尚不知道色子是何物。他只知道有一天独自一人坐在路边玩泥巴，跌跌撞撞从远处走来了一个失魂落魄的人，不偏不巧地倒在了小毕仇金的面前。一会儿的工夫就没有了活气，只是一只握着拳头的手伸到了毕仇金的面前。小毕仇金对这个突然毙命的人没有丝毫的害怕，反而对他的那只手产生了兴趣，他想知道手里握的是什么。

毕仇金凑到死人的面前，去掰他的手。使出了吃奶的力气才把死人的手掰开，只见一粒色子骨碌骨碌地滚了出来。毕仇金一见就喜欢得不得了，得了宝贝似的把色子捡起来紧紧地握在了自己的手里。毕仇金是白天玩，夜里玩，连睡着了做的梦都是满天飞的色子。直到有一天，他扔起色子，发现自己不用眼睛看仅凭着耳朵听就能知道是几点。他把这个发现告诉母亲，母亲看了他许久只说了一句，你是个天生的赌徒，就把他领到一家赌场的门口，给了他一两银子说，进去吧，不要空着手回来。记住一句话，愿赌服输，不管是赢了还是输了，脚下的路都是自己走的。

那一年，毕仇金只有八岁。

毕仇金就拿着这一两银子进了赌场。一个八岁的孩子进赌场，就是新闻了。当这个孩子以一两的银子赢了一万两时，那就是奇迹了。毕仇金就创造了这样的奇迹。

八岁的毕仇金怀着兴奋而又好奇的心情走进了赌场，眼睛里看到的是各

种各样的赌徒，赢了高兴的，输了沮丧的。“宝来合来，买定离手。”只听得一阵刷刷刷，色子在宝匣里滚动的声音，一二三，小点。毕仇金一听，马上就猜到了点数，他顺着这熟悉而又备感亲切的声音就走了过去。

赌桌前挤满了押宝的赌徒，毕仇金小小的身子好不容易挤到前面。一个正输得两眼都快要冒出火的赌徒一看到小毕仇金就说：“挤什么挤！这押宝呢，凑什么热闹！谁家的孩子，没人管啦！”毕仇金毫不示弱，响亮地说：“兴你押宝，就不兴我来啊。我就是来押宝的！”毕仇金的话音刚落，四周嘲讽的笑声接连起伏：“听见没有，他是来押宝的。”“这小东西，会吗？”“喂，我说小爷们，你有钱吗？”

毕仇金看这些不相信的眼神，不恼火也不害怕，拿出银子往桌上一放：“这不是银子吗！”“哟，还真有钱啊。你知道这是多少钱吗？还进赌场？你家大人呢？”“这银子不会是偷的吧？小娃娃，这可是赌场啊。你没进错门吧？”

没有人相信毕仇金是来赌的，连庄家都以为他是来闹着玩的，说：“我说小崽子，一两银子够你家吃半个月了。你这银子是哪儿来的？是不是偷的？”毕仇金抓起银子说：“我娘给的。我娘让我来押宝的。我都知道你这把开的是小。我就押小啦。”

毕仇金还够不着赌桌，他跳着小身子把银子放在了“小”上。庄家一看，说不定这小毛孩有点名堂，真的是来赌的。他伸手去拿桌上宝匣的盖子说：“哎，小崽子，我可开了。这把要是大的话，你这银子可就归我啦。听好了，银子归我啦，改姓啦。到时可别哭鼻子啊，这赌场里可是六亲不认的。”毕仇金听他啰里啰唆地说个不停，有点不耐烦了：“你开吧。我的银子你可拿不走，你还得给我银子呢。”旁边的大人听了都说：“听见没有，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这小孩，没三泡牛屎高，口气倒不小。还小呢，都开了六把大啦，这把还是大。看见没，我们的银子都在这儿呢。”

果然，桌子上只有毕仇金的一两银子孤零零地躺在小点那儿，其余的银子都堆在了大点处。毕仇金仰着脖子四处看了看，慢慢地说：“我说小，就是小。不信你们瞧吧。”庄家慢慢地把宝盒上的盖子拿开：“开啦。一二三，小啊。咦，你还真赢了。”

毕仇金赢了，他得意地对庄家说：“怎么样，我说我的银子你拿不走吧。快给我银子吧。”庄家把赢的银子给毕仇金说：“瞎猫撞上了死耗子。有本事你再赌一把。”毕仇金说：“赌多少我都敢赌。”庄家又开始摇晃着装有色子的宝匣，边吆喝着：“来啊，大点小点，下注啊。”众人在吆喝声中有的银子放在了大点，有的把银子放在了小点，只有毕仇金还在竖着耳朵认真听着。等到庄家把宝匣放到桌上时，毕仇金把赢来的银子和那一两本钱银子一起放在了大点上。毕仇金说：“这把，你开的是大。”庄家说：“小崽子，死耗子就一只。现在把银子拿回去还来得急，否则你连本银都没了。”毕仇金已是胸有成竹：“开吧，开吧，别啰唆啦。”

庄家喊了声：“开啦。”一看点数，愣了，四五六，大点，又让毕仇金给押中了。不仅庄家惊讶了，旁边的赌徒们都不得不对小小的毕仇金另眼相看了：“爷们，真有两下子，都让你押对了。下把我们都跟着你押，有钱一起赢啊。”还有对毕仇金直鞠躬：“小少爷，这可是我最后的银子啊，我跟着你押，可得赢啊。要不，我就得光着身子出这门啦。”一个赌徒把毕仇金抱到了桌子上：“上这儿坐着，别够不着桌子啊。我们还指望跟着你发财呢。”

毕仇金像个大人似的拍拍胸脯：“放心，你们瞧好吧。开吧。”庄家说：“我还偏不信这个邪，你这把还能押对。”庄家又摇起宝匣放到桌上后，说：“小崽子，大还是小？”毕仇金把银子都放在小上，说：“小，我押小。”赌徒们见了，也都争先恐后地把银子放在小上。等到庄家一开，果然又是小，毕仇金又赢了。刚才那位说要光身子出门的乐得把毕仇金一把抱了起来：“爷们，神了。这下子我不用光着身子啦。”其他的人见赢钱了，全都乐开了花，说：“今儿算是开眼了，咱就跟着这位小少爷押吧。”

大家都跟着毕仇金押起来，毕仇金押大，他们也押大，毕仇金押小，他们也押小，个个是赢得热火朝天。人群里不知不觉多了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他貌不惊人，不胖也不瘦，打扮得不穷也不富，混在众人中根本不引人注目。如果说他有什么与众不同的话，那就是左耳前方长了两个小肉疙瘩。

他才是赌场真正的庄家。大多时候，他从来都是隐退在后面，只有赌场里出现了控制不了的局面，他才会出面。如果不是毕仇金的惊世一赌，是不

会把他给引到赌桌前的。

毕仇金是把把押中，眼前的银子很快地堆成了堆。做庄的心里没底了，照这么个押法，他可赔不起，看来眼前的这个小孩子还真是有来头。这么小就这样厉害，长大了还了得。做庄的朝人群中望了一眼，看到了庄家的目光，心领神会：“今儿大家伙儿都赢钱了，我也出了不少银子。我和这位小公子有话要说，都散了吧。”有人还想再跟着多贏点，说：“哎，你这当庄家的都贏了我们多少银子啦，今天出点血就舍不得啦。”做庄说：“少得寸进尺。拿了银子赶快走。”

庄家可不是好惹的，大家伙儿反正也都贏了，散了就散了，走之前眼睛可都盯着毕仇金的银子，这小孩子贏了可是一万两啊，谁不眼红。出了门，跟着这孩子，几下子不把他给收拾了。

做庄的早就看透了他们的心思，说：“你们谁也别盯着这银子，这是这孩子贏的。在我这里贏的银子，我保管他安安全全地拿走。谁也别掂记，也掂记不着。”赌徒们这才心不甘情不愿地走了。

真正的庄家这时才走到毕仇金面前，说：“我还真是小看了你。有两下子，怎么练出来的？”毕仇金说：“这我可不告诉你。我娘说了，这本事只准用不准说。”“心眼还不少。你家在哪儿，我送你回去。刚才那些人你都看见了吗，我要不跟着你，别说贏的这些银子拿不回去，你这条小命都难保。害怕了吧。”毕仇金说：“我才不害怕呢。我娘说了，你一定会送我回去。”“哟，你娘能掐会算啊。走，带我去见见你娘。”毕仇金说：“我娘说了她得了一种病，要是和外人一见面，就能把病也传上去。”“真的假的？哎，你怎么总是你娘你娘的，你爹呢？”毕仇金说：“我没爹。我从小就和我娘在一起。”

“没爹”两个字重重地敲在了庄家的心头，他突地冒出了一个念头，把毕仇金收做儿子。只因他自己的儿子自生下来就是个残废，算命的说了是庄家聚赌敛财害人太多，老天爷把报应报到了儿子身上，而且只要这儿子活在世上一天就克庄家一天。庄家听了算命的话，抱着儿子想了一天一夜后，亲手捂死了儿子。

这些年来，庄家的钱越多心中的渴望越强烈，没有儿子的缺憾就像毒蛇一样缠在心头，直到遇到了毕仇金。把毕仇金收为儿子，自己后继无人的难题不就解决了吗？况且就算是老天真的再有报应的话，也会报应在毕仇金的

身上。

于是，庄家很快就决定了，无论如何也要把毕仇金收为儿子。他说：“走，我把银子给你送回家去，见见你娘。”

4

毕仇金真的带着庄家七拐八拐从赌场里来到了家里。

庄家抱着满怀的银子一进屋，就闻到一股重重的药味。毕仇金说：“我没骗你吧。我娘真的病了。你先在这儿等一会儿，我去告诉我娘。”毕仇金钻进了里屋。

庄家捧着银子站在外屋，觉得这屋子阴森森的，没有人气。他突然发现，这屋子四面窗户都糊着厚厚的黑纸，透不进外面的太阳光，只在里面点了两根大蜡烛，难怪他觉得浑身的不自在。

好在时间不长，毕仇金就从里面钻了出来：“你就站在这儿吧，我娘有话对你说。”说完，毕仇金就往外走。庄家忙说：“哎，你上哪儿啊，别把我一人扔在这儿啊？”毕仇金说：“我娘在里面呢。我娘要和你说话，不让我听。”

毕仇金又像泥鳅一样钻出了屋子，庄家见黑糊糊的屋子里只剩下自己一个人，里面的不知是人是鬼，他有点害怕起来，刚想把银子放下来，就听得里面传出个冰冷的声音：“听说，仇金赢了你的银子？”

庄家吓得一哆嗦银子掉了满地，忙蹲下身子手忙脚乱地捡起来，说：“对，对，小少爷真是千载难逢的奇才。我，我，我想收小少爷为儿子。”里面说：“做儿子？仇金的命硬得很，天生克父克母。”庄家说：“我也算过命，说我的命也硬，天生克子。”里面说：“怪不得你的亲生儿子，生下来就是个残疾，活不长。”庄家一听：“你，你怎么知道我那儿子是残疾？我那儿子一生下来我就让人送到庙里了，你怎么会知道？”里面说：“我怎么会不知道，你儿子先天不足，手有恶疾，左手三指，右手两指。生于五月初五，正是恶月恶日。生女克母，生子克父。”庄家惊道：“你如何知晓？当日除了我和接生的徐姥姥见过我儿子一面，就是他的亲娘都不知道。你？我？你难道就是

徐姥姥？”

里面传来几声冷笑算是回答。庄家倒吸一口冷气，说：“怪不得，原来是徐姥姥。如果不是徐姥姥，还有谁知道我那儿子的恶疾。小隐隐于山，大隐隐于市，我今天算是明白了。”徐姥姥说：“你不明白，你不会明白的。你今天是为何而来？”庄家忙双手抱拳说：“徐姥姥，小少爷天生禀异，聪慧超人，与赌有缘。我想，我想，请徐姥姥千万应允，我想收小少爷为儿子。我带着他打天下，我的赌场就是他的。”徐姥姥说：“我也知道仇金的天赋，你要收他为儿子，行，不过，从今天起，你得把那赌场里的把戏都教给他，什么时候他会了，我就把仇金送到你的赌场里。”庄家说：“行，行，现在教正是好时机。仇金的年龄小，骨骼还没有完全长成，有些功夫就得从小才能练得，若是长大了骨头硬了反而练不了了。”

从这一天起，庄家就没有离开仇金的屋子。庄家把赌场里所有的骗人的诈人的唬人的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伎俩全都教给了毕仇金。说也奇怪，那些大人们见了都难学的把戏，毕仇金竟然一通即会。庄家惊叹不已，直说毕仇金天生是为赌场而生的。一大一小，你演我练，忘记了白天，忘记了黑夜。两个人的眼睛都熬红了，却丝毫没有感觉到疲倦。徐姥姥依然没露面，其间只是叫毕仇金端着一碗粥给庄家喝过。

五天五夜后，庄家已将所有的看家本领都教授给了毕仇金。他才第一次走出了毕仇金的屋子，天已大亮，他抬头见到天上明晃晃的太阳，顿时觉得头晕地转起来，眼前一黑，他瞎了。

当天夜里，徐姥姥就带着毕仇金离开了。

徐姥姥早就安排好了一切，当小小的毕仇金在赌场里一鸣惊人，并学会了将来足以驰骋赌场的绝技后，她带着毕仇金从遥远的东北来到了靠近京城的乡村，这是她早已经安置好的地方，她要让毕仇金学习另一绝技，就是鉴宝。她告诫毕仇金，从今天起，不允许再迈进赌场一步。毕仇金不明白为什么不让他再去赌场了，因为他现在的赌技非常的高。徐姥姥只是说时机未到。

毕仇金当然对徐姥姥是言听计从，而且是百分百的敬重。徐姥姥藏有许多的珍贵古董，毫无保留地全都让毕仇金见识过，详细地给他讲解它们的来历、价值。虽然徐姥姥总是行事怪异，但这么多年以来毕仇金已经习惯了。

# 龙脉

徐姥姥不喜阳光，常常一个人待在黑暗中，而且几乎每个月她都会神秘地外出一次。每次外出归来后，家里都会多了几件价值不凡的宝贝。毕仇金也有过疑惑，但徐姥姥说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毕仇金，以后长大了就会明白。现在知道了，反而会引来祸害。与徐姥姥母子情深的毕仇金就不再追问了，他的兴趣很快地转到古玩上了。金银珠宝，书画，徐姥姥的古玩让毕仇金大开眼界，徐姥姥说这些古玩价值不菲，那都是人家欠的，现在都还回来了。

毕仇金整天埋在古玩堆中，他看，他想，他做，直到有一天他做得古玩足可以以假乱真时，十五年的光阴过去了。毕仇金已成了一个古玩鉴定的高手了。徐姥姥又搬家了，两人来到了京城，来到这座皇城根儿下安家落户。

## 5

硕宝轩，毕仇金的古玩店在琉璃厂悄无声息地开张营业了。地点是徐姥姥选的，就在京城里最有名的古玩店崇明斋的对面。徐姥姥告诉毕仇金，金崇明是京城古玩的第一公子，毕仇金若想在京城里站稳根基，必须要把他打败。

开业第一天，来逛琉璃厂的人发现了这家新店，都不由自主地走进来看个光景儿，瞧个新鲜儿。这一看不要紧，真是大开眼界。硕宝轩不同寻常。一传十，十传百，越来越多的人挤进了硕宝轩。毕仇金头一回进了京城，头一回当上了掌柜，头一回撑起了这么大的场面，虽说有些生疏紧张，但很快就被热闹的场面给冲淡了。他抱着拳与进门的客人打着招呼，或拿着古玩介绍，或给别人看看货指点指点，很快地，毕仇金就轻车熟路了，他就是硕宝轩的大掌柜。他要在琉璃厂中干一番顶天立地的事业。

当一上午的忙碌总算过去时，毕仇金才稍微有了空闲。店里的秦伙计立马端上一杯热茶：“掌柜的，您喝口，歇会儿。”毕仇金端过来就喝，喝完一大口后说：“这什么玩意儿。”毕仇金这一大口喝进了不少茶叶，呸呸地直往外吐。毕仇金说：“我就不爱喝这苦玩意儿，拿酒来。”秦伙计本想拍拍马屁，却拍到了马腿上，说：“掌柜的，店里还没酒呢。”毕仇金说：“咋没酒，真是扫兴。”

毕仇金刚要去找酒喝，门外又进来了一个人。这人风尘仆仆，一看就是长途跋涉而来的。他一进门就问：“哪位是掌柜的，俺有样东西想让他看看。”毕仇金说：“我就是，你有什么东西要让我看？”那人小心地把背包解下来放在桌上，里三层外三层地打开，拿出一个一尺多高的瓷瓶说：“这是我在半路上得来的，请掌柜的给看看。”毕仇金接过来，这瓶子晶莹剔透，瓶身上画了幅彩云追月图。瓶底上的印记吸引了毕仇金，他知道这是汝窑的。说：“好东西啊，这是宋代的瓶子。卖给我吧，我给你个好价钱。”那人听是好东西，忙拿过来装起来：“我这东西还有别的用处呢。”

那人如获至宝地走了。不料，当天傍晚他又回来了，拿出瓶子当着毕仇金的面狠狠地摔在了地上。店里的伙计和毕仇金都吃了一惊，毕仇金问：“你干什么！”那人说：“什么宋代的瓶子，害得我白高兴了一场。幸亏我又让崇明斋的金公子给看了看，才知道是假的，我要是给提督府送上了这么个假瓶子，我这官还当不当了。”毕仇金说：“假的？谁说的？”那人说：“金公子啊，金掌柜的。人家可是货真价实的掌柜，一眼就看出了破绽。”毕仇金不相信自己会看差，况且开业第一天就遇到这样触霉头的扫兴事，让毕仇金感到很恼火。他捡起地上的碎片，用衣襟兜着，就直奔对面的崇明斋。

金崇明正在柜台前和二掌柜说着话儿，只听得一阵急促的脚步从门外传来，毕仇金来了。毕仇金只听说过金崇明的名字，并不认识真人。他一进门，就看见柜台前有位气质不凡的人，凭着直觉那一定就是金崇明。毕仇金双手兜着衣襟走过去，问：“金公子是吧？我想请问一下，你凭什么说这瓶子是假的？”金崇明低头看见他衣襟里的瓷瓶碎片，伸手去挑捡起一块有图案的碎片说：“这本来就是假的。”毕仇金说：“这质地，这落款，还有这工艺，明明都是汝窑的东西，你倒给我指出哪块儿是假的。”金崇明微微一笑：“你说的这些的确仿得惟妙惟肖，但我只凭一点就知道这瓶子是后人伪造的。这上面的画，您看清楚了吗？”

碎瓷片上正好是一轮圆月升在空中，后面衬托着两朵轻云，画面显得宁静恬淡。毕仇金说：“这不正是彩云伴月吗？画功不凡，立意深远。”金崇明说：“你说得不错。这画画得是好。但是你看清楚了，这幅画是圆月在前，云朵在后。这就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自古以来，人们只见过云遮月，谁人见过月遮云？”毕仇金恍然大悟，他忽略了最基本的常识。那一直跟在后面的

瓶子的主人此刻间也醍醐灌顶：“到底是金公子啊。一语击中梦中人啊。您才是琉璃厂上真正的行家啊。”言语间，就把毕仇金给降了一个档次，毕仇金哪能愿意听。他把衣襟一扔，碎片洒了一地，恨恨地说：“领教了。”毕仇金气哼哼地扭身就走。后面的二掌柜不干了，冲着他直喊：“喂，您倒是把这些破烂拿走啊！”毕仇金头也不回，扔出块整的十两银子和一句话：“找人打扫吧。”

毕仇金没想到自己的一个疏忽就出了一个大笑话，而且偏偏是在金崇明面前丢了面子，摔了一个大跟头，这不是在自取其辱吗。毕仇金越想越恨，越想越气，回到了硕宝轩，阴沉沉地坐在那里，吓里店里的伙计一个个都躲得远远的。只有刚刚外出弄来了坛好酒的秦伙计不知趣地凑过去：“掌柜的，酒来了。”毕仇金斜着眼睛看，看得秦伙计心里直发懵。毕仇金说：“酒来了，好啊，还等什么，倒啊！”秦伙计被毕仇金吓了一哆嗦，手忙脚乱地倒酒，毕仇金拿过酒来猛地一仰头一干而净：“给我个下马威，好啊，咱们是骑驴看唱本——走着瞧。”毕仇金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给金崇明点颜色看看，到底谁是京城古玩界的第一人。

硕宝轩虽说第一天遇到了假瓶子的事情，并没有影响到它的发展壮大。单凭借里面的一件青铜鼎，就足以傲视整个琉璃厂了。这件铜鼎是西周时期的，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以前只在书中和史料中记载，众人是只闻其声，未见其面的。不料它出现在了硕宝轩中，闻讯而来的人是络绎不绝。琉璃厂的人都在议论纷纷，不知毕仇金是何许人也，是何来头，怎么会有如此丰富厚足的古玩。一时间，毕仇金的名声就传开了。

## 第二章 决胜赌局

### 1

硕宝轩生意兴隆，来客不绝。毕仇金的耳朵里已经塞满了一声连着一声的恭维话，他渐渐膨胀起来，早知道做古玩这样简单，自己当初还那样刻苦学练干什么？母亲真是多虑了，这琉璃厂不过如此而已。毕仇金想起了久违的色子，他背着母亲又进了赌场。

既然要赌，就赌个痛快，赌个尽兴。毕仇金知道盛京赌坊是京城里最有名的，他就进了门。一进赌坊的门，听着各种声音，毕仇金仿佛回到了小时候第一次进赌场的时候。他的心里像久旱的土地盼到了雨水，忍了十五年的赌瘾终于有了宣泄。毕仇金马上坐到了赌桌前。

他拿着银子，听着庄家摇的色子声。十五年了，他听音辨点的本领依然未丢，他同样能听出色子的大小。很快地，毕仇金赢了一把又一把。毕仇金有点得意忘形了。很快地，赌场里的眼线将毕仇金的举动告诉了里屋坐镇的庄家。

眼线说：“真是见着活鬼了。那人的耳朵就像是长了眼睛能看透宝盒，把把都中。要让他玩长了，我们这赌场还得赔了，这盛京赌坊的牌子可要挂不住了。”庄家的手里把玩着两个大色子，问：“那人果真把把都赢？”眼线说：“可不是嘛。出大就押大，出小就押小，神了。长这么大我是第一次看见这样的神人。”庄家意味深长地说：“你是第一次。十五年前我就见过他。今天，他又来了。好，来了，就好。”眼线没有觉察到庄家的话里有话，

只是问：“您，您见过他，您知道他是谁？”庄家没有回答他的话，而是说：“让他赢，他赢多少都给他。总有一天，他会全部吐回来的。”眼线说：“赢多少都给他？”庄家说：“我还用说第二遍吗？出去。”

庄家的话里透出一种威严，眼线马上出去了。庄家一个人坐在那里，依然在手里玩着两个大象牙色子。他的头发已经全白，脸上布满了皱纹。这位盛京赌坊的幕后主人竟然是个瞎子，大大的眼睛里蒙上了一层白膜，左耳边上的两小块肉疙瘩仿佛跟着他衰老了。他，就是当年的那位庄家。

自从迈出屋子变成瞎子的那一刻起，他的心里就充满了仇恨，他要找徐姥姥和毕仇金，他要报眼瞎之仇，要让老天爷的报应都应验到这母子身上。可是，徐姥姥已经带着毕仇金离开了，他到哪里去找呢？他一个瞎子，又能走多远？

庄家并没有走多远，就病倒了，这一病差点要了他的命，也遇到了他的贵人。贵人不仅救了命，还将他带到了京城，开了这家盛京赌坊，他又做起了庄家。不过这回的庄家当得更加的隐秘，除了几个心腹，再无别人知晓他这个瞎子是赌场的真正主人。人们只认得盛京赌场的老板是万聚财。

十五年来，瞎庄家无时无刻不在想着报仇。他在等待，一天一天地等待，这一天，毕仇金来了。毕仇金又进了他的赌坊，他反而不急了，十五年的等待已经让他学会了忍耐。况且，贵人也告诉过他，毕仇金也是他的仇人，他也要同毕仇金算一笔账。瞎庄家不知道贵人与毕仇金有何仇，他也不需要知道。他清楚的是赌徒的心理，一玩就会停不下来。瞎庄家这次要像猫捉耗子一样慢慢地玩死毕仇金。

毕仇金对此却一无所知，他只明白在这家有名的赌坊里他同样能赢。什么庄家，什么出千，都不是对手。虽然有母亲的叮嘱，毕仇金还是会偷偷地来这里过赌瘾。好在，母亲最近好像很忙，对毕仇金的事过问得也就少多了。

## 2

今天，毕仇金又来了。他在赌桌上玩得兴起，玩够了大小点、麻将，玩牌九，他是赢多输少。毕仇金有的是钱，他根本不在乎输赢，要的就是一份